

养心去从江

□ 合肥 许春樵

汽车进山前，从月亮山加榜乡梯田出发，去县城，翻山越岭，三天；县城有公路，可要去省城贵阳开会，从江到贵阳的盘山公路上，车得开两天。加榜和从江孤独而寂寞地躺在深山里五千年如一日，它们只是作为一个陌生的地理名称出现在少量的文字和地图中。厦蓉高速穿过来了，县城到省城开车不到四个小时；紧接着贵广高速也钻进了莽莽大山里，自从江高铁站上车，一场足球赛还没踢完，贵阳到了，一个小时。

从江到加榜的公路也打通了，两三天的路程只要两三个小时，于是，2018年春暖花开的四月，从江月亮山百里梯田沿线的农家乐和民宿的床位频频告急，一些长途跋涉而来的驴友们只好夜宿在自己的汽车里。《纽约时报》把从江定位于全球最值得去的52个地方之一。在这里，你看到了别的地方看不到的风景，听到了别的地方听不到的歌声，闻到了别的地方闻不到的气息。中国最后一个持枪部落岫沙苗寨，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侗族大歌，“人口生育文化第一村”占里，农耕文化博物馆加榜梯田，都是外面的世界无法模仿和不可复制的绝版与孤本，它们的唯一性沉淀为独特化的旅游价值。

“黔东南州第七届旅游发展大会”开幕式上，“侗族大歌”万人上阵，男女长幼，整齐划一，无伴奏的歌声惊天裂帛，响彻云霄。在现场，你感受到的不是夜色笼罩了天空，而是歌声湮没了天空，那是一种令人震撼的视听盛宴。走遍长城内外、大江南北，见过敲锣打鼓迎接客人的，但没见过开枪迎客的，到岫沙苗寨的那天是午后三点多钟，阳光有些猛烈，也许是心情比较亢奋，感觉有些热。而到了岫沙苗寨大门口，更热烈的氛围直扑眼前，八个苗族青年举起长筒枪对着蔚蓝天，陆续扣响扳机，刹那间，枪声大作，硝烟四起，所有人目瞪口呆。

从江苗寨、侗寨、瑶寨等少数民族的生活形态、生活方式、生活理念就像一面镜子，映照或反衬出了山外面纸醉金迷、灯红酒绿生活中饮食男女们浮躁、挥霍、放纵与悬空的深刻危机。在逐物的疯狂持续了三十多年后，人们终于如梦初醒地发现，物质只是生命的基础性保障，唯有精神与心灵的自由才是人活着的终极价值。

沉默了五千年的从江终于站了出来，它以自己独立的形象，矫正并修改着现代人的生活轨迹与方向。这里清汤寡水，但这里却没有焦虑、烦躁与疯狂，他们脸上的表情是安详、宁静、自足、平和，他们享受着上天赐予他们的粮食、山林、天空、河流、梯田，还有寂寞、孤独与清贫。大山里的人们重内心的体验，而不重外在的拥有。在侗寨大歌之乡——小黄侗寨，一位年轻的姑娘表情柔和而安静，她手牵着一个眼睛很漂亮的小男孩从鼓楼广场侗族大歌演唱现场走出来，我问

她是谁的孩子，她一脸幸福地告诉我，是自己的，4岁，23岁的她已经有两个孩子了，而她自己还像个孩子。我问她为什么唱大歌，她说：“饭养身，歌养心。”养心从孩子做起，孩子刚学会说话，紧接着就是学唱歌；刚学会走路，接着就是学跳舞。第十四届从江侗族大歌节开幕式上，最小的唱大歌的孩子只有3岁，3岁的孩子穿着民族盛装站在万人演唱会的第一排，却有一种鹤立鸡群的冲击力。万人“侗族大歌”的广场舞台根本站不下，演员从台上一直延伸到台下观众席里。如何把上万人组织起来，如何让上万人整齐划一而且没有指挥地合唱，如何让万人多声部清晰配合，简直不可思议！后来，我想明白了，他们不是用声音配合，而是在用心交流，心与心高度默契，所以不需要指挥。

从江少数民族有“大节三六九，小节天天有”的传统。虽然生活不富裕，但他们把穷日子过成了富裕日子，春天播种的时候有“开秧节”，新稻开镰前有“吃新节”，还有“牛打架”“吃古藏”“吃相思”，凡是能想出理由来的，都设一个节，一个节日三四天，杀猪宰羊，喝酒吃肉、唱歌跳舞，这种隔三差五就过节的风俗是一种积极乐观的生活态度，更是快乐幸福的心理体验与满足。在岫沙看到一户人家为孩子办满月酒，露天大树下，两口大铁锅里煮着肉，乡亲坐在烟火缭绕的地上，围在一起大吃大喝，酒肉很简单普通，但大家伙吃喝得热情洋溢。加榜梯田边上一户人家正在庆祝新房落成，杀猪宴请亲朋好友，屋里坐满了客人，坐不下的就在屋外树下席地而坐，在一个堆着新鲜的猪肉案板旁喝酒吃肉，煤炭作作家荆永鸣跟苗寨老乡两句寒暄，就受邀坐在地上与他们一起喝起了酒，吃起了肉。那里的每家每户是不需要锁门的，家里的粮食、牲口都在外面，从来就没有抓到过小偷，也没听说过小偷。

都说从江是世外桃源，如果你去过那里，你会发觉与外面世界已经深度对接的从江其实不只是景观上的世外桃源，而且是精神上的心灵家园。这里的民风民情会让人安静，让人平和，让人朴素，让人纯粹，让人想为自己的内心活下去。

山外面的芸芸众生，口袋里揣满了钞票，他们整天忙着养身，吃各种补品，练各种器材，炖各式营养汤，但没有意识到养心比养身更重要，心灵不纯、不正、不雅、不洁，健身和养身是没有意义的，甚至就是不成立的。所以，养心至上。

到哪里去养心？读完这篇文章，你就会明白：养心去从江！

登险自觉闲

——庐州漫笔之一

□ 合肥 徐子芳

大蜀山作为合肥的地标，自古至今，它都是站在历史的制高点上，永不缺位，成为一座城市灵魂的象征。但凡一座城市，有山则名，有水则灵。山未必仰其高，水未必叹其深。欲得山涵水养，那这城市一定是妩媚多姿，活色生香，既有高度，也有美度。故北京之西山、南京之钟山、西安之终南，皆为帝都帝阙，薪火绵延，历久弥新。幸哉！合肥。有史以来与“山形单椒，秀泽（峰）不连，岭以自高”的大蜀山相依相伴，四时绮丽，八节晴明，使合肥得龙脉而雄姿英发，砥砺前行，既充满青春活力，又依然长存神韵。大蜀山也是我生活中一道永远抹不去的风景。有人说诗在远方。大蜀山是首优美的诗，诗就在我身边，在身边的诗才是好诗。

上世纪1999年，是我蛰居合肥第30个年头，在那个春天里，我不知是多少次登大蜀山后终于写了阙《水调歌头·春游大蜀山》词：春色岸边柳，风暖见蜀山。森森林树无径，鸟语秀篁园。情侣相偎声细，童叟相牵雀跃，总是两情欢。沧海横流意，淝水散余寒。云表立，流霞漫，对苍天。壮年何事无梦？登险只觉闲。回望百年风雨，且将《九歌》浅唱，忠愤在人间。不羨凤鸾侣，报国莫迟延。

已说不清词里的情绪了，这也许是每个有抱负要作为的男儿惯常情感的流露吧？抑或是特定环境下的不堪际遇？但已是过去式了，唯有这首词，成为一个闲居者的过往独白和沉吟。如此而已。然而，大蜀山给予普世人众不仅是借景抒情的物象，更是能让人登高远眺、扩胸展襟、砥励励志的黄钟大吕。

山的坚定，可以激发意志。王之涣说：“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人的目力有限，只有登高方能纵目，看得更远。追求没有止境，目标总是接着目标，只有不断登高，一级接着一级，必然是无限风光扑面。诚如杜子美所言：“会当临绝顶，一览众山小。”原先眼中大的因你站得更高，大的也就成了小的。这是辩证法，只有登才能有所体悟。登高需要意志，大蜀山的坚定是最好的验证。

山的幽静，可以蕴化情趣。王维有最深的体悟：“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不入其山，何来云起？幽静的山色让人远离尘世的烦扰，把身心都交给山林，独享自我悠闲陶醉的化境，放飞灵魂，也只有青山能给予。还有一种景象是“青冥浩荡不见底，日月照耀金银台。霓为衣兮风为马，云之君兮纷纷而来下”。李白梦中的天姥山异彩纷呈，幻化莫测，既惊心动魄，又神往不已，这是诗人对现实生活的一种透视和置换，同样情趣横生。

山的品格，可以传承崇高。“而今我谓昆仑：不要这高，不要这多雪。安得倚天抽宝剑，把汝裁为三截？一截遗欧，一截赠美，一截留东国。太平世界，环球同此凉热。”高不以自喜，美不以自赏，富不以自夸，而是放眼天下，与世界各国同步，与“地球村”村民同乐。只有像毛泽东这样千古伟人，将山的品格作如此非常的诗化、人化，谱写一幅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太平景象。这是诗格、山格和人格最完美的和谐统一，不仅简约雅致，更富有深邃的人文精神。

平生爱山。山的雄浑壮阔和博大无私的伟大气象，已成为我精神上的坐标，指引着灵魂的依附。清人李天馥《游大蜀山》：“却悔数年游宦拙，等闲留滞负秋光。”看来，官场再显耀一时都是浮云，唯有这登山看山赏山，才是人生有限生命中温情婉婉的乐趣。

